

改革激发新动能 服务“三农”担使命

——我区大力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西藏日报记者 李梅英 见习记者 董佳佳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对供销合作社实施综合改革的力度,全国各地供销合作社焕发新活力。民之所盼,改革所向。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供销合作社紧紧围绕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主线,聚焦服务“三农”主责主业,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创新为农服务方式,努力推动西藏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供销力量。

十余年来,西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从无到有,基层社和社有企业从弱到强,在服务“三农”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目前,全区共有基层供销合作社76家、社有企业16家。今年1至10月,全系统基层社和社有企业销售总额实现稳步增长,为农综合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释放发展新活力

走进那曲市申扎县供销合作社果蔬配送中心,供销合作社工会主席嘎桑曲珠正在帮着打理刚到的绿叶蔬菜。“申扎县老百姓现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新鲜可口的平价果蔬。”他说。

申扎县平均海拔4700米,以前这里的群众日常饮食中蔬菜水果相对匮乏。2019年,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实施偏远乡镇果蔬配送试点项目,依托申扎县供销合作社建立起果蔬配送中心,以“供销合作社+基层社+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让来自拉萨乃至西宁的平价新鲜果蔬直达全县每家每户。

44个果蔬配送直销点让这个成立于1961年的“老”供销合作社增添新活力,我区供销为农服务能力及作用在海拔偏远牧区得到进一步发挥。

西藏供销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建立了自治区、地市、县三级供销合作社管理机构。1996年,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自治区供销合作社筹备组,2012年,西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挂牌成立。

自成立以来,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在促进农牧业发展、改善农牧区流通和消费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计促进200多万农牧民致富增收。

近年来,各市地、试点县(市、区)陆续出台综合改革方案,不断提升供销合作社在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助农增收中的贡献度,涌现出白朗县“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民”合作模式、噶尔县“村党支部+基层社”发展模式、工布江达县“一点多能、一网通、一体融合”的县域流通服务网络模式等一批典型。

此外,那曲市、阿里地区完成了组织体系建设和经营服务体系一体化改革,米林市、申扎县、巴青县、萨迦县、察雅县率先开展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偏远农牧区果蔬配送工作,综合改革工作扎实稳妥、有序推进,改革引领作用显著。

服务“三农”本领强

今年10月,拉萨市首家基层供销合作社在堆龙德庆区古荣镇巴热村挂牌。“我们合作社主要以糌粑加工、收购、销售为主,与古荣镇及周边乡镇的850多户签订了优质青稞种植收购协议,农户年均增收总额近300万元。”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镇巴热村基层供销合作社负责人德庆卓嘎向记者介绍道。

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供销合作社实现乡镇惠民服务中心全覆盖,建立了供销合作社直销中心。“我们供销合作社已经入驻专业合作社、企业20余家,产品达到100多种。”工布江达县供销合作社主任强巴欧珠乐呵呵地说

道,该社直销中心销售额已突破410万元。

“建起来、立得牢、可持续、能发展”,我区供销系统秉承“为农服务”根本宗旨,积极拓展服务功能,密切利益联结机制,创新服务载体,着力将基层社建设成为供销合作社服务“三农”的重要载体。

通过搭建为民服务平台,在组织上、经济上与农牧民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增加农牧民收入。昌都市芒康县纳西乡基层供销合作社有固定工作人员45名,长期雇用临时工30名,过去三年带动当地群众增收187万元。那曲市嘉黎县麦地卡乡帕热村吸纳68户农牧民入社,2023年分红42万元。

按照一网多用、多网合一的方式,逐步拓展农村电商、快递收发、农机出租维修等便民服务,打造服务农牧民生产生活的综合载体。米林市源选供销有限公司借助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分拨中心1个、乡级电商物流中心8个、村级电商服务站20个,完成快递物流资源整合。2024年,申扎县政府与中国邮政那曲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明确了由申扎县供销合作社(企业)承揽全县快递业务。

为销售“走出去”赋能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基层社着力在“销”字上做文章,线上线下齐发力,为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提供有力支持。

在线上,以“832平台”为依托,全区467家供应商、2480款高原农特产品入驻,自2021年起累计销售农特产品1.02亿元,年增长率33.4%。

在线下,各地开设经销店和产品展示中心,积极组织举办各类展示展销活动,助力优质特色产品开拓市场。林芝市名优农特产品展销馆帮助销售各地(市)特色产品,以打造“拉萨好物”“供销优选”等品牌为抓手,成功在香港及澳门举办专场推介会,切实提升了高原农特产品附加值。

我区积极主动对接援藏省(市),加强特色农副产品的供需对接,畅通“藏品出藏”渠道,积极开拓国内市场。2024年9月组织举办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援藏消费帮扶暨“高原农特产品走出去”产销对接活动,签订订单3200余万元。组织各地参加2024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拉萨以主宾城市参加第六届中国(江苏)老字号博览会、昌都市举办2024重庆商务援藏消费帮扶“五进”系列活动、自治区供销集团通过“藏品入湘”活动搭建起藏品入湘桥梁……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主任张军表示,我们将在全区供应链体系搭建、农牧区的商贸流通体系搭建、基层社和社有企业为农服务能力的提升上下功夫,拓展各项业务,努力让供销合作社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更加紧密,为助力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打盗版就像“打地鼠”:网上盗版书为何屡打不绝?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字体模糊、纸张粗劣、气味刺鼻、尺寸“缩水”……近年来,盗版书在网络平台层出不穷,线上售卖花样翻新,消费者往往拿到书才发现买到了“李鬼”。

盗版书为何屡打不绝?如何保护读者和作者权益,维护图书市场良好生态?

越来越多盗版书转为线上销售

“新人出书太不容易了,盗版书完全可能重创一个新人,侵蚀他的市场,哪怕明明写得不错,却也难以再获得培养和支持……”

不久前,有作家通过自媒体账号发文,痛斥网购平台售卖盗版书对新人作家危害深远,再次引发出版界和社会公众对图书盗版问题的关注。

盗版书是图书市场的“顽疾”。如今,越来越多的盗版书转为线上销售,并从电商平台向各大直播平台扩散,售卖手法更隐蔽、更多样化,数量巨大,难以统计。

记者进入一家名为某“图书旗舰店”的网店,书籍宣传图标注“版社直发 正版承诺”。记者询问客服图书是不是正版,对方回复“原版授权一比一的”,再追问才告知“是按原版一比一印刷的”。

“高清影印”“绝版复制”“微瑕处理”“线上甩卖”……盗版商家打着各种幌子,买家若不仔细甄别,极易落入“圈套”。

从作家到出版社、从个体读者到行业生态,都饱受盗版书侵害。

“一本书被盗版售卖了20多年,真是让我心酸。”作家刘亮程发出这样的心声。2022年,经查证,某电商平台上有90多个网店在售卖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等盗版书,合计盗卖数额达500多万本。

“好消息,书火了!坏消息,是盗版……”出版社通过各种方式与盗版“斗智斗勇”。人民文学出版社部分图书采用一系列防伪手段,仍挡不住盗版肆虐;接力出版社设置打盗专员,经测算,盗版影响了正常销售额的20%至30%……

童书和教辅类图书更是盗版重灾区。有

网民称:“最可恶的是童书盗版,会影响一个孩子对书的美好印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检测报告曾显示,不少盗版书纸张和油墨都不达标,重金属超标,对孩子生长发育会造成危害。

“盗版书会扰乱图书市场秩序,扼杀文化创新活力,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指出。

暴利驱使是主因

盗版书为何仍屡禁不绝?业内人士透露,暴利驱使是主要原因。

盗版盗印门槛很低,无需支付稿酬和精编细校,只需低廉的印刷费用和材料。“一本万利”的诱惑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还催生出一批专业从事盗版盗印的“家庭作坊”。

盗版轻而易举,打击盗版却举步维艰。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后,同名书籍热销。在电商平台,其盗版书低至几元一本。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懿告诉记者,一些盗版店铺被投诉下架后,往往第二天又上架;按照网上店铺营业执照注册地址投诉至执法监管部门,绝大多数是虚假注册,查无此人。

“盗版如雨后春笋。没有形成一套反盗版体系,我们只能单打独斗,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效果不佳。走法律诉讼,周期更长,投入成本更大。”张懿说。

我国刑法规定,出售盗版书如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然而,业内人士普遍反映,打盗版就像“打地鼠”,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见效慢,困难重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金融与知识产权检察室负责人李攀介绍,这几年,盗

版图书的涉案金额逐渐增大,网络销售盗版图书数量多,隐蔽性强,难以有效打击。

“究其原因,一是嫌疑人往往同时注册多个网店销售盗版书籍;二是全国各地制售盗版书籍的人员互相勾连配合,发货通常使用虚假地址,执法人员难以落地查人;三是网络数据容易删除毁灭,现场查获的往往只是小部分盗版书籍,实际销售量难以核查。”李攀说。

此外,盗版图书网店所在购物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尚未明确。广东金融学院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研究院院长安雪梅指出,网络平台与经营商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式日益复杂,给准确甄别真正的侵权人增添了困难。

合力整治“老大难”问题

对于盗版书这个“老大难”问题,专家建议,从完善法规、加强监管、净化环境等入手,合力整治。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侵权惩罚和判赔力度。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潘凯雄认为,与高额获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盗版商家被举报后,往往只是下架整改或进行象征性赔偿,其背后高额利益的驱动为盗版侵权行为留下了“再犯”的空间。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著作权法已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本。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完善了受刑法保护的作品范围,将侵犯著作权罪的最高刑期提高到10年。张洪波认为,这会对侵权盗版行为产生震慑和警示作用。

人民出版社法律编辑部编辑江小夏建议,进一步完善对图书网店注册运行、违法行

为处罚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加强网络平台监管,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李攀建议,加强对各网络销售平台的监管,通过大数据排查短期内大量销售、价格明显偏低的店铺,及时预警并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

“通过监管各大平台,建立规范、合理、高效的盗版书举报、维权、打击、处罚、禁入等机制,对疑似盗版活动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控,进而高效、规范打击。”江小夏说。

专家认为,电商平台不能当“甩手掌柜”,应更多担负起主体责任,严格售书网店资质核验,健全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和商家信用追溯机制等。

——营造良好版权环境,强化维护正版的版权观念。

调查中发现,个别消费者在接受盗版书商提出的小额赔付、退款不退货等和解请求后,尝到了“甜头”,甚至只买盗版书、不买正版书。

“版权保护既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多方合力。”安雪梅表示,要扭转这种错误观念,就要推进版权保护社会共治,在全社会树立维护正版、抵制盗版的观念。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相继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1.15万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1200余件。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完善网络版权相关法规规章,加强对互联网版权治理热点难点问题的监管,强化网络平台版权治理,推动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